



1



2

■ 國際廣角鏡 International Vision

# 一切都從故事開始

印尼爪哇蠟染 Batik、義大利人在烏布的陶瓷工作室 Gaya，以及華裔烏布建築師朱鈞在烏布的藝術生活

*Everything Starts from Story: Java Batik, Gaya, and Chinese Architect Chu Chueng in Ubud*

文·圖／蕭佳佳 Chia-chia Shiao

從丹帕沙（Denpasar）機場往烏布（Ubud），心細的旅人會發現，沿路的道路寬度由大逐漸縮小，房屋由密轉疏，形態由大型的觀光賣場和路邊的石棉瓦與木板所搭成的臨時小倉庫，轉為愈來愈具規模的家廟住宅，建築的高度愈來愈低，低得愈來愈接近人的舒適度，大自然與家廟和綠色的各種植物，隨著與當地聖山阿貢火山的接近，什麼都顯得純樸起來。路邊上愈來愈多手工藝品或隨意或整齊地擺放在無人看管的低矮平臺上，從烏布人們手巧心細的石刻、木雕、原木家具，可以明顯得知烏布愈來愈接近，空間的尺度與眼前的植物綠，逐漸回歸到自然的方向，開始令

人感到心情逐漸放鬆。在逐漸放鬆的心情下，我開始提出疑問：為什麼烏布成為全世界嚮往的自我療癒中心？如何成為科技時代慢活地點的代表？讓人們感受自然環境與追求內心平靜的場所？

## 六十五歲開始的藝術人生

由於幾本書的緣分，我與長我三輩的華裔建築師朱鈞相識，受到他的邀請，在雨季過後前往烏布。出生上海，住過香港、臺灣、美國的朱鈞，從建築業界退休後，長期住在峇里島烏布，以烏布為根據地開始雲遊四海。2003年開始他的藝術生涯，他在烏布與世界之間旅行，一方面和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做思想

1-2 朱鈞與他在烏布的工作室

2-3 蠟染織品，飽滿的桃紅色，讓穿戴者的膚色襯得更加有活力。



方面的交流，一方面從事自己的創作。朱鈞在他的人生中，追求一種明末清初的文人生活情趣，他試舉沈復的《浮生六記》中的片段：文人們將茶葉放入池子裡荷花花苞中，經過一夜，再將茶葉取出，泡一壺帶有荷花香氣的茶。一則則由沈復杜撰出的小說，充滿著對日常的微觀與生活的熱情，體現在朱鈞的建築作品中；累積七十多年的人生觀，則在烏布體現在他的藝術系列作品裡。

峇里島是印尼重要的觀光勝地，烏布又是峇里島的文化菁華地。知曉我對織品收集的熱愛後，朱鈞特地介紹我到猴子森林（Monkey Forest）旁一位他當

3 地朋友所經營的織品藝廊一探究竟。這4家織品藝廊的陳列，已粗具博物館的氣氛，在藝廊大廳中央陳設印尼特有的長形原木船，以及一個人使用的木製織布機，上頭擺放著老闆娘往返印尼近兩萬個島嶼所收集到印尼最富盛名的各式各樣蠟染織品。老闆娘對於傳承有種使命感，自己也收藏古董級的老織品。我們聊著老東西中蘊含的種種細緻，並有些感歎現代化後傳統的逐漸失傳，但回過頭來也才更能體會到老東西的珍貴。

我把整間店好好地逛上一遍，從前在古董店工作，接觸各國織品的經驗，至少練就了我一點挑選織品的眼力。我挑了一條圍巾、一件蠟染，圍巾給自己快要接近四十歲的模樣打扮得成熟穩定些，蠟染則直覺是一張精品，老闆娘將這件蠟染當作自己的陳列，鋪設在一座玻璃櫃上，我問了蠟染賣不賣，已經標好價的商品，當然賣。不過，這件蠟染底下的玻璃櫃，可是老闆娘經營蠟染藝廊以來的收藏。老闆娘打開櫃子讓我一飽眼福，一件件老織品攤開在眼前，我



一下子回到十多年前在古董店上班的那段青春年華、那些天天見到來自世界各國老織品的日子。精細的技法被細細地表現在純樸的手織布上，看得出工匠花費生命大半的時間，一筆一畫，將生命繪製在一股股十字交錯的線所構成的布上。老闆娘說，她試著參考老織品上的圖騰，要求現在的工匠製作出較好販售的圍巾，有如現今在臺灣所謂的文創商品。不過，兩相對照，老織品不會說話，也不必說話，認真的生命顯然已經留在它上面。那是一段永不復返的時間呀！也是人類文明的所在。

## 烏布的美好之旅：義大利人在烏布的陶瓷廠GAYA

朱鈞領著我解釋工廠裡的一切，外人不得其門而入的嚴密場所，這位老先生卻像是隨意步入好友家的後門庭院，為我開一扇只有他才知曉的祕密之窗。這扇窗，通往的是將人藉由手作回歸到人性，再帶向世界櫥窗的舞臺。

雨季即將結束的二月天，烏布下了一整天的毛毛細雨，朱鈞為我安排探訪他在烏布熟識的義大利友人的旅店、畫廊與工作坊，領著我去見見他看似閒散，其實是

5 Gaya陶瓷工作室內的燒製設備

6 Gaya陶瓷工作室充滿創作力量的角落

7-8 漂亮的Gaya陶瓷工廠



集合靈感的一日生活。在烏布不知名小巷轉彎處的木門後面，藏身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陶瓷工作者，到此地進行自己的創作，再讓作品回到位在世界某一處的家。這是一家取名為GAYA的陶瓷工作室所開設的工作坊，GAYA的小工廠為世界各地的精品旅店設計與製作獨一無二的手工製餐具。朱鈞為我說明，GAYA的擁有者原本在義大利開設機械工廠，後來才來烏布成立陶瓷工作室。在辦公室的走廊可以看到滿是做為工作參考書的藝術書籍。義大利人的設計眼光和格

局，巧妙結合了印尼當地人精緻的手藝，共同製作出精品旅館內精彩、低調卻富含細節的空間陳設配件。

朱鈞以他特別的處世風格，與當地居民和來自歐陸在烏布設立陶瓷工廠的義大利人打成一片，成為烏布的特殊的華人風景。

### 梯田間的哲學之道

朱鈞喜歡研究這條屬於他的哲學之道。徒步來往往在這寬度不到一公尺、腳邊流著涓涓不停清水溝渠的這種迷人小

- 9 朱鈞的哲學之道，美好的烏布梯田小徑。
- 10 印尼皮影戲雕刻
- 11-12 蠟染織品，其中可以看出充滿爪哇的細節。

路，聽說在烏布其實不多。經過百年來的演進所形成的灌溉溝渠，是連結當地民生生活的一條趣味小徑。每週兩趟來回走著的朱鈞，領著我們步上的這條悠悠小路旁，可以見到人與大自然共存的最佳配方，在這裡緩緩地展開。這條受歡迎的小路，後來成為我介紹烏布的私房景點，它也是朱鈞設計師友人最愛的一條小路，每位設計師都嘗試著在這裡體會回歸自然，靜靜看著風吹拂稻田，綠色稻穗如波浪般起伏。身處在此，讓人能夠親自體會在自然與人文之間尋求平衡點的可能性。

朱鈞經常一個人默默在烏布滿是梯田的小徑中慢慢地走，一個人踽踽獨行，以便深深地思考，就算是下雨天，他依然不撐傘地繼續散步，讓雨淋在自己身上，既不擔心也不害怕，沈浸在自己的思緒裡。我好奇地問他，住過上海、香港、臺灣、美國和目前的烏布，他最喜歡、最享受哪一個地方的時間與生活，他在下雨的午後笑笑地回答：烏布。那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這樣對人生的自

信讓我好生羨慕，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我才能如朱鈞一般自在？即將面臨不惑之年的我，時常如此思考著。

我在朱鈞推薦的烏布AHNERA精品旅店的庭院陽臺享用外帶回來的印尼式便當——筒狀冰淇淋形狀紙袋裝的手抓飯，一面遠眺著阿貢火山的方向，看著健行的人們在傍晚的烏布穿越視平線前的山林，一面思考朱鈞所選擇的人生道路中，什麼職業是可以做到老，不會想要退休的工作。隨著夜幕逐漸低垂的雲彩變化，久違的星子在更遙遠的宇宙間閃耀著。回顧烏布的十日旅程，等於上了一堂由朱鈞親自帶領傳授的私人課程——關於人生、關於建築、關於藝術，關於在生命如何面對時間流逝的匆匆。

## 一切都從故事開始

從烏布回到臺北，我在某天工作的空檔，前往前老闆的店裡探望他。在他布置的生活藝術畫廊裡，我看到一張與我從烏布帶回來的蠟染極為相似的一張Batik，我說我最近收到一張，前老闆說怎麼可能，他活了五十多歲，手上的那一張Batik可是他唯一見過的蠟染精品，而且歲數已有百年。帶著一種小孩子打架的遊戲競爭心態，我與前老闆這位值得尊重的長輩朋友連著兩日見面，不為別的，就為了賽織品，兩件相隔近百年歲數、同樣來自印尼爪哇島的手繪蠟染沙龍，在臺北大安區的二樓店面一較高下。不用說，經營三十多年的前老闆贏了，業餘玩票收藏的我，當然是心服口服，我面對的，可是受到蘇富比邀請去演講，亞洲織品的權威哪！不過能讓他有點緊張，我也是挺得意的呀！比賽無





11 12



論高低，畢竟是一類的競爭心態，兩個人都鬆了一口氣之後，前老闆邀我去他店面附近的自助餐店午餐。我們坐在臺北巷弄一個擁有樹景的桌位，好似孔夫子和佛陀在樹下講道的場景。聊聊彼此的現況，談到兩個人寫書的計畫實施情形，這下子，我可就贏了，沒錢賺的行業，我一向大勝（嘆！這有什麼好得意驕傲？）

我問他：「你想寫嗎？」對於織品這件收藏，我們都很想去到當地生活，親自寫下那些動人的故事。

他回我：「誰不想呀！」然後，他送給我一個永遠難忘的故事。

我們聊到他藝廊裡的一件看似不起眼，卻深深吸引著我的藏品。我剛好在烏布的瑪雅度假村（Maya Resort）看過相似的織品，那是一幅深棕色的窄幅巾，要價不菲。阮囊總是羞澀的我，還有兩個孩子要養，無法闊氣地買下手，否則下兩個月的菜錢就沒著落了，晚上的餐桌，可不能擺上一條破爛巾子，全家人望著它乾瞪眼，肚子可不會飽的。

我向這位走遍東南亞、中國少數民族生活土地的前老闆，談及在瑪雅度假村的這段回憶，他向我解釋道，那是一件有魔力的雙層織十字染，掛放在他的店裡二樓的樓梯牆上，擁有保護的能量，所以客人從來沒有在那麼陡的樓梯摔下來過。這一點，我很確定他是開玩笑的。

接下來的故事，可就真假難辨。

他問我說，妳知道這種巾，是怎麼染色的嗎？我搖搖頭，表示自己只是深受吸引，從來不知道它背後的故事。他神祕地說：「這種巾，要用印尼的某個島的植物，手工採集、處理，織上半年，才能織一小條，全世界只有那個島和沖繩才有這種植物。」材料來源一向是織品的主要特色，我點點頭表示同意。接下來的說法，可就難忘了：「這個島，現在還有殺人的習慣。我店裡的那條巾，就是由人血染色成的。」聽到殺人和血，我直覺眼前這位我認識的前老闆的靈魂頓時換成別人的，他繼續說道：「男人在外頭獵了人，把人頭砍下，帶回家。傍晚，坐在家裡等男人回家的女人，把織好的巾裹在人頭上，放進角落地上的大甕裡染色。女人抱著那個帶著血漬的大甕搖啊搖，唱誦著只有那座島嶼特有的搖籃曲。」聽到這毛骨悚然的故事，我乾乾地問前老闆，這故事該不是你編的吧？他不看我，望著窗外的樹景，嘴角微微上揚笑著，「妳說呢？」我想，我現在才開始了解，他在這一行成功的方式。你可得給客人一個永遠難忘的故事啊！

由朱鈞與前老闆這兩位貴人帶給我的故事，由我在此寫下。我感到，我的生命是如此幸運與豐盛。¶